

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现实生成逻辑与理论建构

杨 英, 窦开龙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成熟, 并非纯粹抽象哲学思辨的产物, 而是立足现实社会矛盾、依托物质生产实践、批判传统人学弊端逐步生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以马克思早期经典文本为依托,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系统梳理其人学思想从理性范式转向物质现实范式、从抽象人本认知转向社会关系认知的完整生成脉络。以《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困境为现实起点, 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与类本质理论的现实深化, 最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现实的个人”科学范畴的理论定型。这一扎根现实、立足实践、依托历史的理论演进过程, 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抽象思辨的人学范式, 构建起以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历史实践为核心的现实人学体系, 为唯物史观创立筑牢主体根基, 也为当代审视人的生存困境、破解现代性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关键词

马克思早期思想, 现实的个人, 实践, 社会关系, 人学现实逻辑, 唯物史观

The Realistic Generative Logic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s Early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Ying Yang, Kailong Do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The maturation of Marx's early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was not the product of purely abstract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but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gradually generated by grounding itself in re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lying on material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critically engaging with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Based on Marx's early classical texts and oriented toward real-world problem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complete generative trajectory of his anthropological thought—from the rational paradigm to the material reality paradigm, and from abstract humanist cognition to social relation cognition. Taking the material interest predicament during the *Rheinische Zeitung* period as the realistic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real deepening of alienated labor and species-essence theor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t ultimately completes the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ategory of “real individuals”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This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process, rooted in reality, grounded in practice, and relying on history, thoroughly subverts the abstract speculative anthropological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onstructing a realistic anthropological system centered on material production, soci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This not only solidifies the subjective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ntemporary examinations of human existential dilemmas, resolutions of modernity's alien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s Early Thought, Real Individuals, Practice, Social Relations, Realistic Logic of Anthrop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传统抽象人学的理论弊端与现实失语困境

对人的本质与存在方式的探索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纵观西方思想史,传统人学长期面临“脱离现实、囿于思辨”的理论局限,在神性桎梏、理性抽象与直观感性的认知框架中,难以充分解释真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运行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面前表现出明显的解释力不足,这为马克思现实性人学思想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背景。

古希腊人学以群体性共同体认知为核心特征。亚里士多德“人是社会动物”的命题,首次将人的存在与社会交往、城邦共同体绑定,突破了原始自然主义的认知局限,承认人的社会性特质。但这一理论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视域中的人是城邦秩序的附属符号,个体的物质需求、现实差异与生存境遇被共同体整体性所遮蔽,尚未形成对独立、具体、现实的人的充分认知,人主要被框定在抽象的群体范畴之内。

18至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人学从神本到人本的范式转型。康德以先天理性为核心,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论断。但马克思批判这种抽象理性,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黑格尔进一步将人的发展纳入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 pp. 205~228)。

中世纪神学统治构建起神本主义的人学范式,对人的现实主体性形成了显著制约。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人的价值、尊严与存在意义主要依附于上帝神性,世俗物质生活、现实生存需求与个体实践活动被视为较低层次的存在,人的价值归宿被寄托于彼岸世界。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人与现实物质世界的内在关联,将鲜活、具体的人改造为脱离世俗现实的抽象神学符号,人的现实存在价值被

严重削弱。

18至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人学从神本到人本的范式转型。康德以先天理性为核心,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论断。但马克思批判这种抽象理性,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黑格尔进一步将人的发展纳入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凸显人的能动创造性,首次将劳动与发展引入哲学研究,却将人的全部活动主要局限于精神思辨领域,把现实人的历史简化为抽象精神的演进过程,陷入唯心主义思辨的封闭循环。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向,“马克思把实践着的人称为‘现实的个人’‘激情的存在物’”,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抽象人性论遗迹,另一方面也不乏科学的人学思想萌芽”。其界定的“感性的人”是脱离社会实践、历史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孤立个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给予情感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情感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和本质力量”,对人的实践能动性、现实生存矛盾关注不足,“异化劳动是情感异化的直接原因,情感异化的最终根源是私有财产问题”,在解释贫富差距、阶级对立、人的异化等现实问题时面临理论困境。

传统人学的主要局限在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并掀起一场人学思想上的革命,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所论证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因为其开创性地把生态学思想纳入到对人本质的基本规定中”[2],长期在神性、理性、感性的抽象范畴中进行论证,“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类本质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内在依据,人是社会存在的创造者,人的本质力量与需要的对立统一是生产力生成的内在动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未能充分建立人与物质生产、社会制度、历史进程的内在关联,既难以充分解释现实社会矛盾,也“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旨在张扬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3]。传统抽象人学的理论困境,促使马克思“从超越抽象的人本主义转向到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不仅从哲学上关注和回答了人的现实问题,而且在人学思想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对我们消解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原子化’趋势,确立‘类意识’的价值吁求,促进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2. 现实倒逼:《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思想转型契机

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转型并非单纯理论推演,而是现实社会矛盾推动理论革新的结果。“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旨在张扬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直面普鲁士社会真实的阶级对立、利益冲突与制度不公,“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给予情感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情感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和本质力量”,认清传统理性人学的局限性,完成从抽象理性认知到现实物质认知的重要转折,为现实人学体系构建奠定现实基础。青年马克思早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马克思早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4],秉持理性国家、理性自由的核心认知,认为国家是公共正义与普遍自由的载体,法律制度应当维护全体民众的尊严与权利。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仍以理性、正义、自由等抽象范畴评判社会现实,尚未立足物质利益与经济关系分析社会问题,人学认知带有鲜明的思辨色彩。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对马克思的理性主义预设形成重要冲击。“马克思在如何理解人的问题上,指出要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在如何直面人的问题上,指出要彻底实现人的复归;在如何解放人的问题上,指出要积极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普鲁士法律本应维护社会公共正义、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但在现实运行中,主要沦为林木占有者、贵族地主维护私有特权、压榨底层民众的工具。贫苦民众捡拾枯枝维持生存的正当行为被定义为盗窃,少数剥削阶级的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正义与底层生存权之上。这一现实案例让马克思认识到,主导社会制度、权利分配与社会运行的根本力量,并非抽象理性,

而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与阶级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学思想阐释, 对人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人的本质问题给出了创建性的界定, 指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 即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及其相互关系。” [5]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现实认知。摩泽尔地区农民的普遍贫困, 并非个体懒惰、能力不足等偶然因素导致, 而是普鲁士税收制度、土地制度与经济结构失衡催生的结构性、制度性困境。区域贫困是客观社会经济关系失衡的结果, 难以通过抽象哲学思辨解释与解决。马克思由此明确, 人的生存状态、社会的运行逻辑, 始终受具体物质生产条件、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支配, 抽象理论难以穿透现实利益迷雾。

这场由物质利益难题引发的思想变革, 标志着马克思人学思想开启现实化转型。他逐渐摒弃脱离现实的思辨研究范式, 不再主要从抽象精神、理性范畴界定人的本质与社会发展规律, 转而立足物质利益、社会关系与制度矛盾审视人与社会的本质。这一阶段的思想转变, 确立了马克思人学“立足现实、回应现实、改造现实”的核心生成逻辑, 为后续剖析异化劳动、确立“现实的个人”范畴提供了现实动力。

3. 理论深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学的现实性建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构建现实人学理论的关键著作。经历《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淬炼后, 马克思转向国民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剖析, 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 立足物质生产实践重构人的类本质理论, 对传统抽象人学的认知局限进行重要突破, 实现人学研究从“思辨逻辑”到“现实逻辑”的转型, 为“现实的个人”范畴的诞生搭建理论桥梁。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精神、感性直观的抽象认知进行批判性反思, 首次将人的本质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深度绑定, 提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核心论断。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不在于先天理性或本能, 而在于创造性、自觉性的生产劳动。动物的生产仅局限于肉体生存的本能需求, 是被动适应自然的行为; 而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实践, 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确证自身价值、实现自我发展, 这是人类较为突出的类特性。同时,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永恒不变”的先验认知进行修正, 明确人的类本质是受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实践性存在。人的本质并非先天预设的固定属性, 而是在生产劳动、社会交往与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迭代的现实属性。一切个体的生命活动与行为表现, 都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活条件的具象体现, 不存在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人。

立足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实,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 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 增强人学思想的现实批判力。“《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学思想在整体性视域下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向度, 即关于人之存在状态和人类历史之谜的实践人学向度, 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下异化劳动、资本、财富、居住非正义等方面的批判人学向度, 关于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达致人类解放的解放人学向度。” [6] 马克思从四个维度阐释劳动异化: 其一, 劳动产品异化, “异化劳动是情感异化的直接原因, 情感异化的最终根源是私有财产问题”, 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劳动产品反向支配、奴役劳动者; 其二, 劳动过程异化, “马克思把实践着的人称为‘现实的个人’激情的存在物” [7], 劳动从创造性的价值活动, 沦为维持生存的强制手段, 劳动过程充满痛苦与压抑; 其三, 类本质异化, “人是以劳动确证其‘类本质’的社会存在” [8], 人丧失自由自觉的劳动本性, 沦为单纯谋生的工具性存在; 其四, 人际关系异化, “马克思通过阐释情感解放和健康情感培育丰富了人的本质认识的理论”, 私有制割裂社会协作关系, 使人与人之间形成对立、竞争、剥削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指出, 人的异化并非先天属性或精神思辨的结果, 而是私有制主导的生产关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催生的现实问题。这一论断实现人学批判从“精神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转型, 让马克思人学具备了解释现实、批判现实的力量。同时,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观进行批判性改造, 肯定其“劳动创人”

的合理思想, 批判其将劳动局限于精神思辨的抽象性, 将劳动还原为改造自然、构建社会关系的感性物质实践, 打破传统哲学的思辨封闭循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深化, 确立“实践为本、现实为基、社会为核”的研究逻辑, 为后续实践范式革命与“现实的个人”理论建构, 奠定理论与现实基础。

4. 范式革命: 实践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现实的个人”的理论定型

经过前期的现实淬炼与理论积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人学方法论的革命性重构, 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合物质生产与历史现实, 实现“现实的个人”范畴的系统定型, 构建起完整的现实人生逻辑体系, 确立唯物史观的核心主体范式。

(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实践范式的革命性确立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走向科学化、现实化的重要文献。马克思集中批判了旧哲学的双重局限: 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能动性, 将人视为抽象精神主体; 旧唯物主义仅从直观客体角度理解人, 将人视为被动接受外界刺激的孤立个体, 对人的实践能动性与社会历史性关注不足。二者共同的缺陷, 是以抽象、静止、孤立的视角界定人的本质, 脱离真实的社会实践与历史现实。

传统人学的主要局限在于与现实根基存在较大距离。马克思批判道: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传统抽象人学的理论困境, 这一命题对传统人学范式进行重要变革, 否定了先天理性、自然本能等抽象本质论, 明确人的本质具有现实生成性与社会建构性。人的本质在具体生产实践、社会交往与关系网络中生成, 随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展, 不存在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人性。

同时, 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生成逻辑。人并非被动适应环境的消极存在, 而是通过物质生产、社会变革等实践活动, 主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关系, 同时实现自我改造与自我发展。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的核心中介, 是人的本质生成、社会发展推进的重要动力, 确立“实践 - 社会关系 - 现实的人”的分析框架。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 现实的个人的系统理论定型

《德意志意识形态》立足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现实, 对“现实的个人”进行系统化界定, 完成核心范畴的理论建构, 使其成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支柱。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经典定义: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定义锚定人的现实存在根基, 从物质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四个维度, 构建起人学分析框架。

物质性是现实的个人存在的首要前提。人类历史的首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存在, 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资料的生产, 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 也是人得以存在的根本保障。人首先是自然物质性存在, 受自然规律与物质条件制约, 脱离物质肉体与物质生活的人, 只是思辨哲学的抽象幻影, 不具备现实性。

实践性是现实的个人核心本质。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能动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 人的存在方式、发展水平、本质属性, 主要由生产实践的内容与方式决定。马克思指出, 个人的存在形态与自身生产实践高度统一,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 直接决定人的现实样态。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 生产实践方式的迭代, 持续推动人的存在形态演变, 实践是人的现实性的重要来源。

社会性是现实的个人本质属性。人类一切生产实践都依托社会协作展开, 孤立的个体难以完成生产活动与生存发展。个体的思维方式、生存技能、价值观念, 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人的本质作为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集中体现了人的社会性特质。不同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个体形态,人与人的本质差异,根源在于所处社会关系的不同。历史性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特质。人的存在形态与本质并非永恒固定,而是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变革动态演进,始终处于历史生成过程之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三大历史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依附于共同体的“自然的个人”、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支配的“偶然的个人”、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个人”,展现现实的人随历史发展持续解放、不断进步的逻辑。“现实的个人”范畴的建构,标志着马克思现实人学体系走向成熟,实现人学研究的重要变革,为唯物史观确立主体性基础。

5. 马克思现实人学生成逻辑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早期人学从抽象思辨走向现实实践的演进过程,构建起新的人学分析框架。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 pp. 516~540)。马克思早期人学从抽象思辨走向现实实践、从空洞理论走向历史现实的演进过程,构建起新的人学分析框架,实现传统人学的范式变革,同时为当代反思现代性困境、探索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理论资源。”

从理论意义来看,马克思现实人学对传统思辨人学的统治地位进行重要突破,将人从抽象精神符号还原为从事物质生产、处于社会关系、伴随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建立人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联结,实现人学从“解释理念”到“改造现实”的功能转型。同时,现实人学体系为唯物史观奠定基础,打破精神史观、英雄史观的局限,确立“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实践历史”的历史分析框架,完成哲学与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变革。

从当代价值来看,马克思的现实人学思想为反思数字时代人的新型异化困境提供重要参照。平台经济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资本与算法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新型劳动异化形态。算法取代传统人工管理,成为支配数字劳动者的新型力量,外卖骑手、数据标注员等劳动者被标准化、量化管控,劳动自主性与创造性受到显著制约;劳动者创造的数字数据与平台价值被资本无偿占有,劳动产品异化持续加剧;碎片化、机械化的数字劳动,难以实现人的价值确证,人的类本质异化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持续强化,功利主义、价值虚无滋生,人与人的本真社会关系被物化、利益化,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立足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逻辑,反思当代人的发展困境需关注三重维度。其一,坚持现实立场,立足当代劳动者的具体生存境遇、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审视异化问题,摒弃抽象化、理想化的空洞认知。马克思人学思想强调“现实的人”是处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主体,而非抽象的概念或思辨的产物[9],这要求我们从“现实的人”出发,而非从任何抽象预设出发来理解人的发展。其二,坚持实践路径,通过制度优化、劳动关系重构、算法伦理规范,约束资本与技术无序扩张,改造不合理的生产与分配关系,发挥人的实践主体性。马克思人学思想始终将实践视为人的本质活动,认为人通过劳动实践确证自身本质,并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其三,坚持社会关系优化,重构良性的社会交往与劳动关系,消解物化关系对人的束缚,让劳动回归自由自觉的本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现实环境。马克思人学思想深刻揭示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本质,指出人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只有通过优化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始终坚守“扎根现实、立足实践、改造现实”的理论品格,回应不同时代人的发展困境,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价值与实践意义。

6. 结语

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演进,本质是一场告别抽象思辨、走向现实历史、依托实践生成的理论革新

过程。从《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矛盾倒逼思想转型,打破理性人学的空洞范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立足劳动实践,深化人的现实本质、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现实;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实践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现实的个人”理论定型,马克思构建起区别于一切传统哲学的科学人学体系。

这一理论脉络确立了“物质生产为基础、社会实践为核心、社会关系为本质、历史发展为形态”的现实人生成逻辑,为唯物史观筑牢主体根基。在当代社会,面对现代性异化、数字劳动困境、人的发展失衡等现实问题,马克思现实人学思想依旧具备极强的解释力与指导性。坚守以人为本的现实立场,以实践改造现实社会关系,以社会发展赋能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时代启示,也是新时代推进人的现代化、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遵循。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228.
- [2] 韩秀景.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态本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12.
- [3] 高新莉.新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实践逻辑与价值指向[J].江海学刊,2025(6):45-51.
- [4] 张璐.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及其逻辑演进[J].湖南社会科学,2012(4):31-34.
- [5] 刘雪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的价值维度[J].学术探索,2015(12):1-12.
- [6] 蒋红群.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学思想的三个向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2(2):31-36.
- [7] 金光磊.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情感意蕴及其时代价值[J].广东社会科学,2023(1):89-97.
- [8] 郑争文.回到人本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30(6):53-58.
- [9] 陈博,颜吾侑.《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探析[J].理论导刊,2023(4):89-94.